

马年话马

李强

当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们又迎来了充满活力与希望的马年。在十二生肖的序列中，马位列第七，对应着地支中的“午”，象征着阳气鼎盛、生机勃勃。马，这种集力量、速度与忠诚于一身的生灵，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，也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。

翻开历史的画卷，马的身影无处不在。它是战场上的“战斗力天花板”，是衡量国力强弱硬指标的。想当年，楚霸王项羽的乌骓

马随主人驰骋疆场，直至乌江自刎时仍仰天长啸，成就了“君王今解剑，何处逐英雄”的悲壮；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，每一匹都战功赫赫，死后刻石立碑，成为帝王与良驹生死与共的千古佳话。汉武帝为求汗血宝马不惜发动战争，足见马在古人眼中的分量。正如古语所云：“马者，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”在冷兵器时代，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，便是拥有了纵横天下的资本。

马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，更是文人墨客

笔下的灵感源泉。诗仙李白写下“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”，道出了离别时的依依不舍；诗圣杜甫吟诵“戎马不如归马逸，千家今有百家存”，反映了战乱年代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；曹操的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更是以老马自喻，抒发了烈士暮年、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。韩愈的《马说》中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，则借马喻人，探讨了人才与机遇的深刻哲理。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，赋予了马丰富的精神内涵。

在民间，马的形象更是充满了温情与吉祥的寓意。人们巧妙地利用谐音，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马上。画上，马背上驮着猴子，寓意“马上封侯”；添只蝙蝠便是“马上有福”；画朵莲花则是“马上得子”。即便是现代，我们常用的“马上有钱”“马到成功”等祝福语，也都是这种古老民俗的延续。

正月初六的“马日节”，早在汉朝就有讲究，这天若天晴，预示着当年六畜兴旺，老一辈常说“马日晴，好年成”。这些习俗，无不体现了马与百姓生活的紧密联系。

关于马的成语和谚语，更是数不胜数，且大多寓意美好。我们祝愿事业“一马当先”，形容气势“万马奔腾”，期待机遇“伯乐相马”，告诫处事要“悬崖勒马”，不可“马失前蹄”。谚语说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，道出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歇后语里，马也是常客，如“马背上看书——走着瞧”，“马尾巴提豆腐——串不起来”，幽默风趣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甚至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写道：“马瘦毛长套拉头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；莫道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虽是俚语，却也透着一股乐观与豁达。

马年到来，我们谈马，其实是在谈一种精神，一种“龙马精神”。这种精神，是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刚健有为，是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坚韧执着，是“策马扬鞭”的奋发进取。在新的征程上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扬马的精神，像骏马一样，既有“一马当先”的勇气，又有“老马识途”的智慧；既有“万马奔腾”的气势，又有“马不停蹄”的干劲。

愿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里，策马扬鞭，马到成功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唐代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，让世人都知道了山西的美酒，人人都来汾阳杏花村品美酒。

山西人擅长两个“酿”，除酿美酒，也酿好醋。借问哪里有好醋，山西灵石梧桐村。

相传，古代梧桐村种植有梧桐树，枝繁叶茂的树引来凤凰造福村里。如今，梧桐村又引来新“凤凰”——姓燕的做醋能人。燕氏家族最初在灵石县城西北约三里的燕家垣村开店，人多擅于经商。当时燕家垣叫燕家店，燕家店店铺林立，汾河畔南北通京大路商业繁华，车马行人，热闹非凡。家族后人迁至县城各地居住，从事各行各业，其中一支的后人燕军伟在梧桐村创办企业，生产“梧桐燕”醋。

梧桐村地处汾河谷地太岳山脚腹地，汾河流域成酸性土壤自古是优质五谷生长的重要条件。大麦、小麦、高粱、玉米、豌豆等各种农作物，在肥沃的农田里四季循环蓬勃生长，山泉水拌着浓香的五谷，一同酿造成香醇可口的醋。

“梧桐燕”醋坛上写着一句很有意思的诗句：“借问粮醋何处优，柏皇庙东梧桐燕”。“梧桐燕”醋不仅是“良”醋，优良的醋，更是地道道地纯正的“粮”醋，自然泥土里长出的粮食酿成的醋。梧桐村不仅“有”醋，而且醋是“优”醋。

百炼成钢，百酿成醋。为保证营养成分、口味，“梧桐燕”醋严格遵循古法酿制。原料取自自然长成的粮食和山谷里的甘泉，三十天“蒸、酵、熏、淋”，三百六十五天“陈”，长时间打磨，直至一缸缸琼酿散发出芳香、浓香，才被更多人用来食用。

在生产线上我们了解整个酿造流程，如古人一样精选粮食，准备好甘冽的山泉水，在醋坊逐个环节精心酿制。燕军伟给我们讲解“蒸、酵、熏、淋”前四个环节：在蒸房，高粱、苦荞、小麦颗粒拌水高温蒸；在酵房，蒸料搁置冷却，加入大麦、豌豆粉拌水制成的大曲发酵，产生酒精，形成粮食料、酒精的混合物酒醅，拌入麸皮、谷糠、稻壳，继续手工翻匀酒醅发酵；在熏房，用柴火文火熏醋；在淋房，用山泉水浸泡白醋，白醋过滤淋成醋液，随后用醋液浸泡熏醋，再过滤熏醋形成纯粮原醋。

最后一道工序，“陈”的环节，就是将原醋装入一个个特制大型陶质醋缸，遮着透明玻璃盖的醋缸露天摆放，进行“夏伏晒，冬捞冰”，随着时间发展，沉淀出多余杂质，将之去除，同时水分以水蒸气、冰的形式也渐趋去除，更纯更浓更香的琥珀色佳酿最终形成。

一系列流程中，发酵阶段添加稻、谷、麦等粮食的壳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粮食的壳，在生长阶段接受日晒雨淋气蒸，吸收着日月星光精华。所以，醋中有了粮食壳的成分，醋酿成后，我们饮到醋，也就饮到了大自然。

“梧桐燕”醋可日常食用，也可用于养生。我们小酌几杯，其香醇的余味至今留在唇齿。粗读药史，了解了醋的妙用，《伤寒论》《名医别录》《本草纲目》等诸多医学药书，都有关于醋药性与养生功效的介绍。民间亦有谚语“家有二两醋，不用请大夫”，一语道破醋的医药养生功效。

中国美食文化灿若星河，苏杭、陆游写“东坡肉”，梁实秋写西施舌、咖喱鸡，朱自清写杏仁豆腐、酥面萝卜丝饼，谢冕写北京灌汤、福建鱼丸……写茶、酒的也不胜枚举。关于醋，这一与茶媲美的饮品佳酿，同样不乏记载及名人佳作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记载了数十种制醋方法，文化名家汪曾祺感慨“山西人吃醋如饮茶”。

现在，“梧桐燕”醋已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站在梧桐村的半山坡上，我想象着眼前一地的农作物来年又会丰收，仿佛间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浓郁的醋香。

新春佳节，阖家围坐，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蘸上一碟醇香醇厚的醋，酸香鲜醇，入口生津。人间至味，不在奢华盛宴，而在这烟火缭绕里的团圆与心安。

新年梧桐醋飘香

宋晓明

父亲的年愁

王景元

小时候过年，记得父亲有一桩与别人不一样的年愁，那便是写对联。

我们家房屋多，父亲也心细，带门的必贴，另外树上、梯子、兔屋、鸡屋、狗屋都不能少，水缸、面缸、米缸都要贴，“抬头见喜”“出门平安”“身卧福地”“细水长流”“六畜兴旺”“步步高升”样样都有。因此，那些年的年关，父亲总端着精心准备的礼品，一些鲜鸡蛋或是两包带锡纸的烟，有时是一瓶攒了几年的烧酒或是自己舍不得吃的点心，去请村里会写字的先生。

彼时，母亲站在灶屋门口，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总对着我们兄弟姐妹叹口气：“你们念了这些年书，连副对联都写不了。”话音落满灶台，我们都埋着头，一声不吭，那沉默里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窘迫。

当年乡村小学三年级，开了一门叫“火字”的课程。至今我也说不清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只记得老师握着蘸满红墨水的毛笔，在我们的“火字”本上圈点，写得周正的，落一个圆润的红圈，歪扭潦草的，划一道凌厉的斜杠。满纸的红痕，像一簇簇跳动的火苗，“火字”之名，大抵由此而来。

从知晓这门课的那天起，我便悄悄埋下一个念头：一定要练好“火字”，解开父亲的年愁。同窗们每日写一页便搁笔，我偏要练两三页，可笔尖总不听使唤，横不平竖不直，红圈寥寥，斜杠爬满纸页。别人一本“火字”本能用半学期，我三五天便写得满满当当。

攥着写满歪歪扭扭的“火字”找母亲买新本时，母亲总皱着眉问道：“咋写得这么快？”父亲每次回家，总要凑到炕桌旁，看着我握笔的模样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猜他心里定是欢喜的，他的年愁，总算要散了。

那个年代没有书法兴趣班，无人指点笔法间的奥妙，我凭着一腔蛮劲写了几年，字依旧不见长进。学业渐渐繁重，笔下的火苗慢慢黯淡，练字的习惯，终究还是放下了。

有一年除夕，年味漫了街巷，家家户户的红联都已贴上门楣，父亲才猛然想起还未备对联。他转头看向我，带着几分临时起意的期许：“你不是练了好几年火字？今年的对联，你来写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深知自己的笔墨斤两，可不忍拒绝父亲，只能硬着头皮，把红纸铺在木桌上，抖着手落下笔，横撇竖捺不成样子，那一刻，羞愧得很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后来总在想，父亲许是想考验我，可笔下的丑字，终究让他的期待落了空。

自那以后，父亲的年愁又回到最初的模样。一进腊月，他便早早备好桌椅，裁好对联纸，泡上茉莉花茶，把中学陈老师请到家里。他守在书桌旁，看着老师笔走龙蛇，墨香绕着红纸飘，待对联写毕，再端上备好的酒菜，殷勤款待。父亲的身影，依旧带着几分求人办事的谦卑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流转，老屋的门换了又换，父亲年迈时，对联的事他不再过问，知道有人会办。每年贴好对联后，我总要让他欣赏一番，他会从左到右认真地将对联读上一遍，那股认真劲让我至今难忘，同时也有一个疑问，父亲为什么偏爱那红彤彤的对联？

如今父亲早已离我而去，每当看见街头巷尾的红联，总会想起父亲当年局促的背影，想起我笔下那些歪扭的“火字”，终究没能替父亲卸下那桩年关的烦忧。

父亲的年愁，是旧时光里一幅朴素的剪影，藏着对年俗的敬畏，对儿女无声的期盼。原来世间最深的牵挂，往往藏在这些未完成的心愿里，那些没能化解的愁绪，历经岁月沉淀，都化作了亲情里最绵长的念想，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轻轻叩击着心房。

总觉得，乡愁是有味道的，是母亲亲手搓的汤圆香，是元宵夜灯笼的暖光，是月光洒在田埂上的清润。而这份乡愁，在正月十五的上元夜，被渲染得愈发浓烈。

一年明月打头圆，这轮圆月，照过家乡的屋檐，照过城市的高楼，也照过我心底最柔软的牵挂，将千里之外的思念，都揉进这一夜的月色与烟火里。

离开家乡的这些年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也度过许多个元宵节，可最难忘的，还是家乡的元宵节。那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嚣浮躁，只有最朴素的烟火气，只有最纯粹的团圆情。它藏在老人家的叮嘱里，藏在孩子们的笑声里，藏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里，藏在每一轮圆满的明月里。

记忆里家乡的元宵节，是从一碗汤圆开始的。每到正月十五，天还没亮，母亲便会起床忙碌。她提前泡好糯米，用石磨一点点磨

昌源河畔 与春风对坐

谷玉清



年，就这样悄然过完了。

没有想象中那般浓烈的快乐，或许，那份纯粹的年味儿，早已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了。年轻人说，年过完了，要去忙着赚钱；而我年过七旬，早已卸下了奔波的行囊，如今要忙着去“赚”健康。2026年，有句很火的话，说给我们老年人听：健康就是存款，快乐就是利息。照顾好自己，既有存款又有利息，这世界，才真正属于我们。

正月初五，我又来到昌源河畔。这里是我散心养心的老地方，每一步都踩着熟悉的光阴。那日的风，带着春的讯息，裹着几分暖意。冰封了一冬的河水，

结婚二十余载，春节回老家陪公婆过年，早已是融入岁月的习惯，今年亦是如此。

放下行囊，我便走进厨房，用心为公婆准备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。无论饭菜筒朴还是丰盛，每一道菜都藏着希望二老吃得舒心、过得欢喜的心意。

尤其是我亲手揉面发面蒸出的馒头，圆滚滚的满是祝福，上面用果酱写的福字格外醒目。还有黄澄澄的南瓜面点，我仔细将它们摆入笼屉，往灶膛添上木柴。火苗噼啪燃烧，舔着锅底，映得我的脸颊通红。揭笼之时，热气弥漫整个厨房，年糕的甜香飘散院中，儿子拿着手机，开心地拍下这温馨的画面。

大年初一中午，依照礼数，我和丈夫郑重给公婆叩头拜年。双膝跪地，没有刻意的仪式，只有发自内心的敬重与感恩。儿女也一同跪下，乖巧地送上祝福：一叩首，愿爷爷奶奶身体安康；再叩首，

早已彻底化开，水面比往日宽了许多，仿佛积蓄了一整个冬天的力量，此刻正尽情舒展。浪涛一层叠着一层，拍打着岸边，那声响，是春的序曲，是生命复苏的鼓点，壮阔而动人。

河边的芦苇，在风中尽情地摇曳。它们褪去了夏日的青翠，换上了一身浅金的绒衣，被春风吹得东倒西歪，却依然倔强地挺立着。那是一种历经风霜后的从容，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的模样——在岁月里弯过腰，却从未真正倒下。

我走上那座熟悉的木桥，脚下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凭栏远眺，河对岸的树木还未抽芽，枝桠在灰蓝的天空

岁岁团圆孝满心

翟智慧

愿爷爷奶奶笑口常开。简单的礼仪，藏着孩子的孝心与家风的传承。

为给年节添几分乐趣，我和丈夫在印着富贵牡丹的圆桌上，用零钱摆成圆满的一圈，再取一把小勺，勺面放上一颗金黄的砂糖橘。

我轻轻扶着老人闭眼，让他们慢慢转动勺柄。勺子停下后，勺把指向哪里，便可领取哪里的心意。不计较多少，只为一份简单的快乐，却让公婆像孩子般眉眼带笑，紧张又期待，欢喜又满足，满屋子都是藏不住的欢声笑语。

余下的日子，我们静静陪着他们打

牌、唠家常，听他们讲过往旧事、邻里家常、儿孙趣事。不赶时间，不寻话题，就这样放慢脚步，陪着他们说笑嬉闹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热闹。

看着二老笑容满面，我深深懂得，最好的孝心，从不是贵重的礼物、华丽的排场，而是二十多年不曾间断的陪伴，是烟火中的照料，是礼数里的敬重，是用心营造的小欢喜，更是始终不变的耐心与温柔。

往后岁月，我和爱人会继续守着这份孝心，常伴身旁，让家中灯火常明，让二老笑颜常在，让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情，岁岁年年，温暖如初。



元宵月满寄乡愁

王玉美

成米浆，再滤去水分，揉成光滑软糯的粉团。馅料是提前备好的，黑芝麻拌上白糖，花生碎裹上猪油，简简单单，却香得让人直流口水。母亲揉面、搓圆、包馅，动作娴熟，每一个汤圆，都揉得圆润光滑，藏着她对家人的牵挂与祝福。

傍晚时分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吃着汤圆，赏着明月。天上的圆月，清亮如玉盘，悬在墨蓝色的天空，清辉洒满村庄。地上的万家灯火，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，暖意融融。

吃汤圆，便是最热闹的时刻。街巷里，灯笼连成一片，竹篾为骨，绵纸为衣的灯笼，点上蜡烛，光影摇曳，像一颗颗星落在人间。耍龙灯、舞狮子的队伍锣鼓打鼓走过，村民们围在路边拍手叫好；猜灯谜的人群凝神思索，不时传来猜对谜底的欢笑声。我们孩子提着自家做的花灯，在巷子里追逐嬉戏，灯笼的光映着我们的笑脸，也映着家乡的烟火人间。

那时的我，从不懂什么是乡愁，只觉得汤

圆很甜，花灯很好看。直到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在城市里奔波忙碌，才渐渐明白，那些看似平凡瞬间，那些藏在节日里的烟火气，早已深深刻在骨子里，成为最珍贵的牵挂。

城市的元宵节越是热闹，心底的乡愁就越是浓烈。超市里的汤圆五花八门，却没有母亲亲手做的那般香甜；商场里的花灯精致华丽，却没有家乡手工花灯的温度；城里的月亮很亮，却没有家乡的月亮那般清润，那般让人安心。

一轮明月，一碗汤圆，一腔乡愁。元宵节的月，是团圆的月；元宵节的汤圆，是牵挂的味；元宵节的乡愁，是心底的念。它无关繁华，无关排场，只关乎家人，关乎故土，关乎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与感动。这缕乡愁，像一根无形的线，无论走多远，都能牵着我，回到那个满是烟火气的家乡，回到那些最温暖的光年里。

文学副刊
 第 1053 期
 刊头题字
 冯骥才

